



海纳丛书

向达 著



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

Tangdai Changan Yu Xiyu Wenming

漫漫丝绸之路 一座长安城

琵琶 横笛 羯鼓

春莺啭 拓枝舞 波罗毬



学林出版社
www.xuelinpress.com

唐代长安与 西域文明

向达 著



学林出版社

www.xuelinpress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/向达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 - 7 - 5486 - 1276 - 6

I. ①唐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中外关系—文化交流—文化史—唐代—文集 IV. ①K242.03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3182 号

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



作 者——向 达
责任 编辑——岳拯士
封面设计——范昊如 杨雪玲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
地址: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/传真: 021 - 64515005
网址: www.xuelinpress.com

发 行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地址: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: www.ewen.co

排 版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890×1240 1/32

印 张——7.25

字 数——26 万

版 次——2017 年 7 月第 1 版
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ISBN 978 - 7 - 5486 - 1276 - 6 / K · 108

定 价——28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出版说明

涓涓细流，百川到海。沧海桑田，弹指一挥间。大海的特征就是能容纳百川，又能适应变化。《海纳丛书》旨在表达这样一层意思：既能包容万象，又能与时俱进，引领时代风尚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文、史、哲为一家。文、史、哲的经典名作是本丛书收录的重点。从时间跨度上看，丛书所选作家作品上起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始，一直延续到当代，长达百年之久，这个百年是风云激荡的百年，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融合的百年；从地域广度上看，丛书所选作家作品遍及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，对中华文化有所研究的海外各国学者及其著作，亦收录其中，以期全景式地展现海内外有代表性的研讨中华文化的学术精华。本丛书取名“海纳”，体现了时间的延展和空间的广袤。

“立足学术，面向大众。”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，入选本丛书的作品都是可亲近的，有温度的，符合当今新一代读者的阅读需求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文本是娓娓道来的说话体，是散文、随笔一样的美文；每种图书都结合内容精心挑选了若干插图，使之

图文并茂；图书装帧设计精美，具有收藏和馈赠的价值。

过去的文明成果可以带给读者全新的视角，引出更深的思考，从中寻找历史变化的脉络。潮起潮落，每个节点都有鲁殿灵光的闪现。《海纳丛书》会让我们把握当下，在剧变中站稳脚跟，守住心中一片宁静，在读书的愉悦中得到人生的大自在。

这就是《海纳丛书》的愿景。

学林出版社

2017年7月

目 录

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

一 叙言	3
二 流寓长安之西域人	8
三 西市胡店与胡姬	45
四 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	56
五 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	77
六 长安打毬小考	112
七 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	125
八 长安西域人之华化	134
附录一 柏枝舞小考	141
附录二 盘屋大秦寺略记	153

西征小记

——瓜沙谈往之一	161
西域见闻琐记	213

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

一 叙言

唐代与西域交往甚繁，文物方面所受影响亦所在可见。冯承钧先生曾为《唐代华化蕃胡考》，^①日本桑原骘藏博士亦有《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》一文，^②考证俱甚精确，可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叶。唯冯先生文仅以蕃胡华化为限，材料亦止于两《唐书》；桑原氏之作，范围较广，以人为主，而略及于各方面之文物。然俱语焉不详，欲明唐代与西域文明关系者仍尚有待焉。

李唐一代之历史，上汲汉、魏、六朝之余波，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。而其取精用宏，于继袭旧文物而外，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。两宋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别焕新彩，不能不溯其源于此也。今试即戏曲绘画诸方面言之。

元曲出于诸宫调，诸宫调导源于大曲。然大曲唐已有之，《教坊记》备记其目，率为舞曲，隶属胡部。唐代大曲，中国久已失传，

① 见《东方杂志》第二十七卷第十七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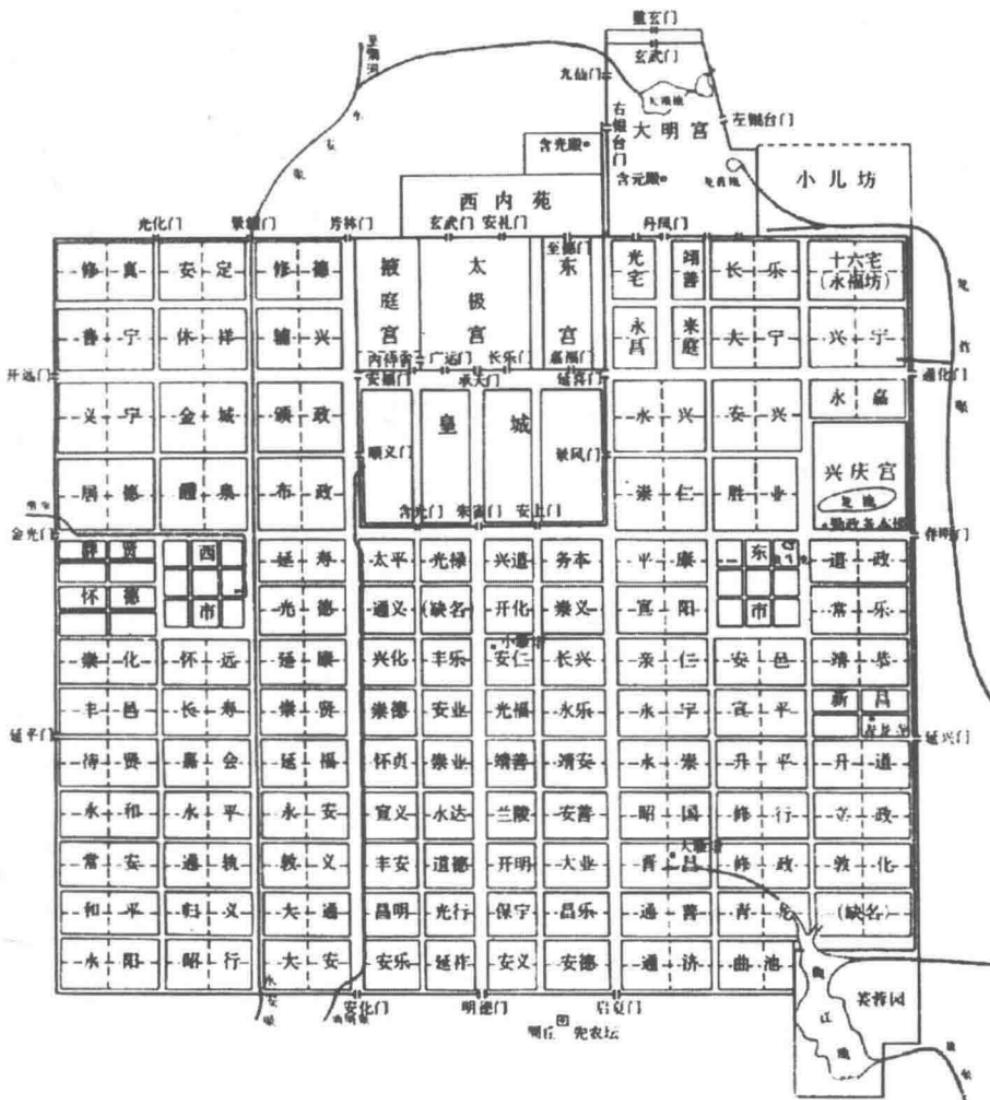
② 见内藤博士还历纪念《支那学论丛》，兹篇所用者为博士手校增补拔刷本。

而日本曾传唐乐，尚有可考：大曲有《破阵乐》、《团乱旋》、《春莺啭》、《苏合香》；中曲有《北庭乐》、《回波乐》、《兰陵王》、《凉州》、《皇靡》、《夜半乐》、《打毬乐》、《还京乐》、《感皇恩》、《苏幕遮》；小曲有《甘州》、《拔头》之属；其帖数拍数备具。^①由此以求唐乐，固可以窥知梗概，更由此以下溯宋代大曲，不难得其仿佛。此一事也。又如般涉一调，元曲中屡屡见之，此显然即龟兹苏祇婆西域传来七调之一。陈澧于凌廷堪由西域以溯源古乐，固诋为犹航断港绝潢以至于海，然于宋元以来俗乐与苏祇婆七调之关系，固亦不能否认。诚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节于西域，而得其解，则宋元戏曲演变之痕迹为之大白。其贡献于中国乐舞戏曲史者，岂非甚大！此又一事也。

又如中国绘画，唐以前以线条为主。至唐吴道玄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，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。逮王维创水墨山水注重晕染，遂开后来南宗风气。宋代米芾亦以泼墨法为世所重。摩诘竺信象教，元章或亦疑为异族。诚能以西域古代之画风与唐宋以来中国画家之作比观互较，究其消息，则宋元以后中国画之递变，不难知其故矣。

此外如胡服之日盛，波罗毬自唐以及于宋、元、明由极盛而趋于衰微以至灭绝，并可从以窥知中外关系之繁密，以及一代风尚之

^① 源光圆修《大日本史·礼乐志》十四至十六（雄辩会景印本第十三册）于传入日本之唐乐，综合各家所说，甚为详备，可以参看。



唐代长安图



唐摩羯纹金羽觞

变易。此种史实俱可于李唐一代窥其端倪。

余愧不足以言此，兹唯刺取唐代传入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，稍加排比，述之如次。唯为此事，亦必须对于中国与西域文明有深切之研究，然后可以互相比较，得其实际。顾在此间，西域史料不易寻求：如言胡服，无从知唐代西域波斯诸国之服装；言乐舞，虽知胡腾、胡旋、柘枝、苏幕遮之属来自中亚，而无由知西域古代乐舞之梗概。兹篇唯能将中籍史料，就耳目所能接及者，为之抉择爬梳，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者之摭撝。偶有推测，亦等于扣槃扪烛，是则尚祈博雅之士有以晋而教之耳。

至于本篇所指西域，凡玉门、阳关以西以迄于伊兰高原地方俱属之。印度与中国交往频繁，关系过密，非区区此篇所能尽，用存而不论。又本篇以长安为限，有关洛阳之新材料亦偶尔述及。其所以如此，非敢故乱其例，以为或可以稍省览者翻检之劳云尔，大雅君子或不以为非欤！

二 流寓长安之西域人

中国国威及于西陲，以汉唐两代为最盛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“唐家子”称中国人，^①李唐声威之煊赫，于是可见也。贞观以来，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，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，西域文明及于长安，此辈盖预有力焉。桑原博士一文，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曾约略道及，而未能尽，兹谨略事摭拾：以载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记之于首，其国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叙于后。

中国史上西域人入居中国首都当以北魏一代为最多，其时流寓洛阳者，“自葱岭已西，至于大秦，…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”^②，

① 中古时伊斯兰教徒称中国人为 Tamghai, Tomghaj, Toughaj, 又有作 Taugas, Tubgaō 及 Tapkaō 者。前人释此或以为即“桃花石”之音译，或以为即拓跋氏。德国夏德(F. Hirth)以为系“唐家”二字之音译，美国洛佛(B. Laufer)亦主其说。日本桑原博士始以为乃“唐家子”三字之音译，举证甚详，尚未足为最后之论定也。桑原氏说见其所著《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》页一三五至一四三(陈裕菁译《蒲寿庚考》页一〇三至一〇九，冯攸译《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》页九八至一〇六)。

②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云：“永桥以南，圜丘以北，伊、洛之间，夹御道有四夷馆：道东有四馆，一曰归正，二曰归德，三曰慕化，四曰慕义。……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，赐宅慕义里。自葱岭已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欢附，商胡贩客日奔塞下。所谓尽中国之区已。乐中国土风，因而宅者，不可胜数，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。门巷修整，闾阎填列，青槐荫柏，绿树垂庭，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。”

此万余家盖括四裔而言。然观于后来西域人入籍洛阳之多，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，盖亦不少也。^① 长安自周秦以来历为国都，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俱为对外之中心。西域人之留居其间，虽不能比于元魏时之洛阳，却亦不鲜，观于康僧渊生于长安可见一斑。^② 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长安者日多，按之载籍以及最近出土诸墓志，一一可考也。

李唐氏族，据最近各家考证，出于蕃姓，似有可信。^③ 有国以后一切建置，大率袭取周隋之旧。而渗以外来之成分，如两京规画，即其一端。^④ 因其出身异族，声威及于葱岭以西，虽奄有中原，对于西域文明，亦复兼收并蓄。贞观初（631年），突厥既平，从温彦博议，迁突厥于朔方，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；^⑤ 此或可视为唐代对于外族“怀柔”之一端。唐京兆府户口，在天宝初仅三

① 如洛阳出土之安延、安神俨、康续、康达□、康杖、康磨伽、康留买、何摩河诸志，以及康夫人曾氏墓志所举之曹樊提、曹毗沙等，大都系出西域，于北魏、北周、北齐之际入居中国，占籍洛京者也。诸志文繁不能备举，以下当略述一二，以资参证。

② 《梁高僧传·康僧渊传》云：“康僧渊本西域人，生于长安；貌虽梵人，语实中国。”

③ 关于此一问题可参看冯承钧《唐代华化蕃胡考》，《女师大学术季刊》第一卷第四期刘盼遂《李唐为蕃姓考》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《纪念论文集》陈寅恪《李唐氏族推测》诸篇。

④ 按唐代两京规制，与周、秦以来建国之制殊异，日本桑原博士还历纪念《东洋史论丛》那波利贞《从中国首都计划史上考察之唐代长安城》一文讨论綦详，可以参看。

⑤ 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三作“近万家”，《唐语林》卷三作“且万家”，《册府元龟》卷九百九十一作“数千家”，大致俱不殊也。

十余万户，^①贞观时当不及此，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，其数诚可惊人矣。因此辈流人之多，至于宪宗之际，长安少年，耳濡目染，变本加厉，无怪乎东城老父为之慨叹不已也。^②

天宝末，安史之乱，两京沦陷，肃宗至德二年（757年）元帅广平王乃帅朔方、安西、回纥、大食之兵十五万众，收复两京。其后安史之平得力于此辈者不少，而回纥叶护太子亲将兵四千余众助讨叛逆，厥功尤伟。肃、代之际，回鹘使者至长安，遂骄慢不可一世，常擅出坊市，掠人子女，白昼杀人，入狱劫囚，而莫敢谁何。代宗以后，回鹘麇聚长安者常至千人，华服营利，为公私害。^③德宗即位，遂将留寓长安之回鹘人全部遣回，而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鹘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之惨剧。^④按天宝以后，回鹘既代突厥而雄长朔漠，部族中遂杂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。代宗世常冒回鹘

① 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：京兆府天宝元年（公元七四二年）领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，口百九十六万一百八十八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口作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，旧领户二十万七千六百五十，口九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（据浙局本《旧书》）。

② 唐陈鸿祖《东城老父传》：“今北胡与京师杂处，娶妻生子；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。”鸿祖此传所纪为元和中叶时事。东城老父所云之北胡，其犹为突厥与营州杂胡之流裔欤？

③ 参看《资治通鉴·代宗纪》十四年七月条。

④ 参看《通鉴·德宗纪》建中元年（780年）八月条。按《代宗纪》十四年七月条有云：“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，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。”《德宗纪》建中元年八月条有云：“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，多道亡。董突防之甚急。九姓胡不得亡，又不敢归，乃密献策于光晟，请杀回纥。”此所云商胡及九姓胡，日本羽田亨氏在其《九姓回鹘考》（见《东洋学报》第九卷）中以为系铁勒九姓。桑原氏谓指昭武九姓而言，其说较长，今从之。

之名杂居长安之九姓胡，当即回鹘部族，桑原氏以为此辈九姓胡人应是昭武九姓苗裔。据《李文饶集》记在京回鹘译语人，屡及石姓译人，谓为“皆是回鹘种类”；西域石国人来中国，俱称石姓，此辈当是石国人之臣于回鹘者；桑原氏以九姓胡人为昭武九姓，其说可信也。关于回鹘石姓译人，别见于后，兹不赘述。至于回鹘人之在长安，并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绝：《李文饶集》所记译语人诸事，俱在会昌初年；会昌五年（845年）和蕃太和公主以回鹘王崩国乱归唐，至长安，随从中即有回鹘人，日本僧圆仁留学长安，盖亲见之。^① 穆宗长庆五年（疑为825年，编者注），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亦因其子贷在京回鹘钱不偿，为回鹘所诉，遂遭贬斥为宣州别驾（参看后论《西市胡店与胡姬》一节）；凡此皆可见德宗以后回鹘人仍时往来长安之概也。

唐自太宗以后，吐蕃势盛，高宗乾封、咸亨之际，西域四镇沦陷，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。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，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，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。^② 中国与西域之交通，因四镇陷蕃而中断，于是安西、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，遂流寓其间，仰给于鸿胪礼宾。桑原氏文指出《通鉴·

① 见圆仁著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三。

② 北京图书馆藏位字七九号《贞观氏族志》残卷，卷末有“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比药悟真记”一行。据余所考，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，盖即唐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之四月也。说见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六卷六号《敦煌从抄贞观氏族志残卷补注》。